

楚

漢

劇

選

第 六 輯



打漁殺家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7221.637

內 容 提 要

老英雄蕭恩和他的女兒以打魚爲生，因爲天旱水淺，魚不上網，交不起惡霸丁員外的漁稅，被官府痛打了一頓。父女倆以獻寶賠罪爲名，走到丁家，殺了丁員外全家。

是漢劇中的優秀傳統劇目，解放後經過多次的整理和修訂。

打 漁 殺 家

(楚漢劇選第六輯)

武漢市戲曲改進委員會編
原武漢市戲協漢劇分會整理
武漢市戲曲改進委員會修訂
姚少滄封面劇照攝影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漢口解放大道3325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江漢印製廠印刷

書號：405·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開·1 $\frac{1}{8}$ 印張·21,000字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8,000 定價：一角二分

102118
233
V6(4)

236.637

1/6

人物：

蕭 恩、蕭桂英、李 俊、倪 榮、
郭先生、丁 郎、丁員外、四打手。

第 一 場

蕭桂英：（內唱西皮倒板）

太湖山前順流下……

〔蕭恩與桂英搖船上。

蕭桂英：（唱搖板）

父女打魚度生涯；

青山綠水難描畫，

哪有漁人常在家？

蕭 恩：（唱）父女打魚在河下，

家貧哪怕人笑煞；

桂英兒掌穩舵父把網撒……

〔蕭恩撒網、收網力不支，桂英扶持。

蕭 恩：（唱）怎奈我年紀邁氣力不佳。

蕭桂英：爹爹年邁，河下生意不做也罷。

蕭 恩：爲父本當不做河下生意，怎奈日食難度！

蕭桂英：苦命的爹爹……（拭淚）

蕭 恩：我兒不要傷心，將船彎在柳蔭之下。

蕭桂英：孩兒遵命。

〔搖船走圓場，蕭恩上岸繫纜、上船。〕

蕭 恩：兒啊，這有鮮魚一尾，煎來爲父下酒。

蕭桂英：遵命。

〔李俊、倪榮內叫：“請！”同上。〕

李 俊：（唱）閒來無事江邊遊。

倪 榮：（唱）波浪滔滔往東流。

李 俊：（唱）來在河下用目睜……

倪 榮：（唱）柳蔭之下有漁舟。

李 俊：賢弟，看那隻漁船上，好似蕭大哥的模樣，你我冒叫一聲。

李 俊：（同叫）蕭大哥！

蕭 恩：是誰？（望）

李 俊：弟等來了。

蕭 恩：呵呀！原來是二位賢弟，請上船來坐叙坐叙。

李 俊：正要登舟拜望。

蕭 恩：待兄搭上扶手。

李 俊：有勞了。

〔蕭恩搭扶手，李俊、倪榮上船。〕

蕭 恩：小心了。

李 俊：蕭大哥，小弟這廂有禮。

蕭 恩：還禮。身後是誰？

李 俊：乃是倪榮賢弟。

蕭 恩：莫非就是捲毛虎？

李 俊：正是。

倪 榮：（對李俊）大哥，小弟要與蕭大哥見禮。

李 俊：待兄講在當面。（對蕭恩）蕭大哥，倪榮賢弟要與你見禮，（低語）須要防備一二。

蕭 恩：兄知道。

倪 榮：蕭大哥請來，小弟有禮。

蕭 恩：還禮。

倪 榮：着打！（較力）

蕭 恩：（招架）這作什麼？

倪 榮：你是個好的！

蕭 恩：我老了。

倪 榮：好的！

蕭 恩：不中用了。

倪 榮：（同笑）哈哈……

蕭 恩：兒啊，出來見過二位叔父。

蕭桂英：遵命。（出艙）二位叔父萬福。

李俊：罷了。

蕭恩：後艙去吧。

蕭桂英：是。(進艙)

李俊：侄女可曾許配人家？

蕭恩：許配花榮之子，名叫花逢春，以慶頂珠爲聘。

李俊：門戶倒也相對。

蕭恩：二位賢弟來得正好，愚兄適才打起幾尾鮮魚，就在船頭暢飲幾杯。

李俊：到此就要叨擾。

蕭恩：自己弟兄，何出此言。(對桂英)兒啊，將酒拿了出來。

〔桂英遞酒具，回身做針綫，蕭恩置酒具於地。〕

蕭恩：就在船頭打坐。(風趣地)二位賢弟，愚兄做的河下生意，飲酒只許言“清”言“明”，不准言“乾”；有人言“乾”，不敢言罰，敬酒三杯。

李俊：敬者就是罰也。

倪榮：罰者就是敬也。

蕭恩：請！(舉杯邀飲)——清！

李俊：明！

倪榮：乾！

蕭 恩：嚟！你犯了酒令。

倪 榮：該我吃酒，哈哈……

〔郭先生上。〕

郭先生：（唱）來在河下用目斜……

船艙上坐的一枝花，

扭扭捏捏逗人愛，

上得船去調戲她。

〔郭先生將上船，蕭恩等覺船身搖擺。〕

李 俊：啊！船身爲何搖動？

蕭 恩：待兄看來。（下船）呔！你是作什麼的？

郭先生：哦哦……我是找名問姓的。

蕭 恩：問的誰家？

郭先生：問的丁府。

蕭 恩：你抬頭觀看——對面高大粉牆，八字門樓，那就是丁府。

郭先生：哦……（盯住船艙）那就是丁府？

蕭 恩：呔！瞎了爾的魚眼！（上船）

郭先生：呀呀兒啲嘴嘴……（下）

李 俊：蕭大哥，他是作什麼的？

蕭 恩：是找名問姓的。

李俊：怕的是找咱們弟兄的酒吃。

蕭恩：諒他也不敢。寬飲幾杯。

李俊：酒已厚了。(起立)

蕭恩：兒啊，將酒拿了過去。(收拾酒具)

〔丁郎上。

丁郎：離了家下，來到河下……哦！就是這兩句話。來此已是河下，漁船甚多，不知哪是蕭恩的漁船，待我冒叫一聲：蕭恩哪……蕭恩！

李俊：蕭大哥，岸上有人叫你。

蕭恩：是誰呀？(一望、下船)

丁郎：蕭恩那個忘……

蕭恩：噯！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丁府的大叔。

丁郎：不是大叔，還是個什麼二叔？

蕭恩：到此作甚？

丁郎：看你的？瞧你的？還不是爲漁稅銀子來的！

蕭恩：丁府的大叔，這幾日灘乾水淺，魚不上網，改日有了，送與你家員外就是。

丁郎：那個蕭恩嘍！改日有了，你就送去呵！莫麻煩爺們拖上拖下的……(預備走)

蕭恩：唉！(上船)

李俊：轉來！

丁郎：啊？來了！

李俊：你是哪裏來的？

丁郎：我是丁府來的。

李俊：到此作甚？

丁郎：催討漁稅。

李俊：回府多拜你家員外，蕭大哥乃是咱們弟兄的好友，將這漁稅銀子免了，咱們弟兄改日面謝。

丁郎：哦！你說得這樣熱鬧，你貴姓？

李俊：混江龍李俊。

丁郎：哦，“橫倒一條棍”？

李俊：哼！混江龍李俊！

丁郎：爺們把你記下了！（將走）

倪榮：呔！你轉來！

丁郎：喂！我來了！

倪榮：你是哪裏來的？

丁郎：丁府裏來的！

倪榮：你前來作甚？

丁郎：催討漁稅！

倪榮：可有聖上的旨意？

丁郎：無有得！

倪榮：戶部的公文？

丁郎：也無有！

倪 榮：憑着何來？

丁 郎：常州太守與我家員外夥辦的漁稅。

倪 榮：敢是呂子秋那個狗娘養的？

丁 郎：你莫罵人！

倪 榮：呸！

丁 郎：呸！

倪 榮：回去對你家員外講道，蕭大哥乃是咱們弟兄的好友，這漁稅銀子免得也要免，免不得也要免！倘若是不免，大街之上會着了老子……

丁 郎：嗯！

倪 榮：呸！要搥他的狗眼！剝他的蛇皮！才知道老子們的厲害！

丁 郎：哎喲！那一位！你真是癩蝦蟆打呵欠，好大的口氣！你貴姓？

倪 榮：你問老子？

丁 郎：嗯！

倪 榮：呸！老子叫捲毛虎倪榮！

丁 郎：什麼？“捲得一大筒”就是你呀？

倪 榮：你要怎樣？

丁 郎：久聞你是個好的，爺們今天要與你見較兩下……

倪 榮：就來！

蕭 恩：不要生事啊！

丁 郎：慢點……慢點啊！今天是爺們的齋戒之期，沒有

帶“打”前來，改日選一個平陽之地，你那裏一拳，我這裏一脚，打一個……噯！你死爺不活！

倪 榮：狗娘養的！

丁 郎：蕭恩你聽着。（跑下）

蕭 恩：唉！

李 俊：蕭大哥，爲何這樣懦弱？

蕭 恩：那賊的人多。

李 俊：咱們弟兄人也不少。

蕭 恩：他的錢多。

李 俊：咱們又不求借於他。

蕭 恩：他的勢力大！

李 俊：咱們弟兄難道怕他不成？

蕭 恩：哪知其中的難處啊！（有難言之隱）

李 俊：河下生意不做也罷。

蕭 恩：本當不做河下生意，怎奈是……唉，慚愧！

李 俊：（領會了）哦！——小弟送銀十兩。

倪 榮：小弟送米十石。

蕭 恩：哪位賢弟送來？

倪 榮：小弟送來。

蕭 恩：愚兄愧領了。

李 俊：告辭了。
倪 榮：

李 俊：(唱)辭別蕭兄把船下。

〔蕭恩搭扶手，李、倪下船，蕭亦上岸。〕

倪 榮：(唱)紋銀白米送到家。

李 俊：請！(同下)
倪 榮：

蕭 恩：請！(目送李、倪去，表示感謝)

蕭桂英：(出艙)爹爹，適才這二位叔父，他是甚等樣人？

蕭 恩：兒問的就是他？(指李俊、倪榮的去向)

〔蕭桂英點頭。〕

蕭 恩：(唱)他們是江湖二豪俠，

李俊、倪榮就是他；

紫袍玉帶不願掛，

流落江湖訪豪家。

蕭桂英：哦！(唱)

昔日子期遇伯牙，

爹爹交友也不差；

知音人說的知心話……

看看紅日已西斜。

蕭 恩：兒啊，天色不早，歸家去吧。

蕭桂英：遵命。(進艖)

蕭 恩：(拔櫂、上船)正是：

(唸)父女打魚在河下，

蕭桂英：(唸)貧窮之人受欺壓；

蕭 恩：(唸)飲酒不覺紅日墜，

蕭桂英：(唸)一輪明月照蘆花。

〔蕭恩與桂英搖船下。

第 二 場

〔郭先生上。

郭先生：領了太守命，催討漁稅銀。來此已是。——門上有人無有？

〔四打手同上。

四打手：迎接郭先生。

郭先生：罷了。通稟員外，就說郭先生來了。

四打手：是。有請員外。

〔丁員外上。

丁員外：(唸)堂前掛古畫，

人稱富豪家。

何事？

四打手：郭先生到。

丁員外：有請。

四打手：有請郭先生。

郭先生：員外在哪裏？

丁員外：郭先生在哪裏？……請進。

郭先生：告進。（進門）這廂有禮。

丁員外：還禮。郭先生請坐。

郭先生：告坐。

丁員外：郭先生到此何事？

郭先生：領了太守之命，前來催討漁稅。

丁員外：已曾命丁郎前去催討。寬坐一時。

〔丁郎上。〕

丁郎：離了河下，來到家下……哦！還是這兩句話。（進門）
見過員外。

丁員外：見過郭先生。

丁郎：郭先生來了？（回身）見過郭先生。

郭先生：罷了。

丁郎：（對打手）弟兄們，辛苦了！

丁員外：催討漁稅之事，怎麼樣了？

丁郎：員外容稟：我領了員外之命，去到河下催討漁稅，
只見河下漁船甚多，不知哪是蕭恩的漁船，小人就冒
叫了一聲；彼時蕭恩出來答話，是他講道：這幾日灘
乾水淺，魚不上網，改日有了，送與你家員外就是。

四打手：這兩句話說得好啊。

丁郎：我也是看他說得好，拿腳就走；船頭上忽然閃出
一人……

四打手：他是何人？

丁 郎：叫什麼……“橫倒一條棍”吧？

四打手：混江龍李俊。

丁 郎：對的，是混江龍李俊。哎呀！他好大的架子，他說：你轉來！

四打手：你呢？

丁 郎：我也不得失格，我說：我來了！他講道：你到此作甚？我說是催討漁稅。他說：回復你家員外，蕭大哥是咱們弟兄的好友，將這漁稅銀子免了，咱們弟兄改日面謝。

四打手：這幾句話說得也好啊。

丁 郎：好啊？還有不好的在後頭！我剛剛要走，船頭上又閃出了一人……

四打手：又是哪個？

丁 郎：他叫“捲得一大筒”！

四打手：捲毛虎倪榮。

丁 郎：不錯，不錯。有這個人吧？

四打手：有這個人。

丁 郎：哎呀！他是個大個頭，滿嘴的紅鬍子，一對圓眼睛，站在船頭上，叫了一聲：呔！你轉來！

四打手：你呢？

丁 郎：哎呀，這還能嚇倒我？我還不是：喂！我來了哩！他問道：你是哪裏來的？我答言：是丁府裏來的。

——前來作甚？——催討漁稅。——可有聖上的旨意、戶部的公文？——一概俱無。他問憑着何來，我說常州太守與我家員外夥辦的漁稅。他講道：敢是呂子秋那個狗娘養的？……

四打手：曖曖曖！你怎麼罵起太守來了？

丁 郎：哪個罵太守？

四打手：你剛才叫起名字來罵咧！

丁 郎：哎！你們又不曉得；河下的那個人是這樣罵，我回來要照樣說得員外聽嘛。——哎吓！你們好像比我能幹些，好！你們來說咧！

四打手：你說……你說。

丁 郎：還是要我說？你們又沒有看見。——回去對他講道：蕭大哥是咱們弟兄的好友，這漁稅銀子免得也要免，免不得也要免！倘若是不免，大街之上會着了老子，要搥他的狗眼！剝他的蛇皮！（誇大其辭）把皮子剝了下來沒有別的用處，只有蒙一把胡琴，閒來無事，坐在廳堂之上，拉一個“五六工尺上四合”，——他還要揍你幾“陀螺”！

四打手：够了！（拉丁郎）你下去歇息吧。

丁 郎：曉得呵！（下）

丁員外：他等如此可惡！老夫要面見太守，重辦於他！來！搭轎伺候……

郭先生：且慢。些許小事，何勞員外動步，待我辦理就

是，員外請退。

丁員外：有勞郭先生。(下)

郭先生：來呀！

四打手：伺候郭先生。

郭先生：命教師帶你們去打蕭恩；(掏銀)這有銀子一錠，

賞與你們吃酒。

四打手：郭先生的銀子；我們不敢要。

郭先生：收下無妨。

四打手：(接銀)打出禍來了呢？

郭先生：自有郭先生担戴，速去！(下)

四打手：走！我們去找教師。——教師！教師……

丁 郎：(上)夥計們！哪裏抬轎子差一個？我去我去……

四打手：哪裏抬轎子？郭先生把了一錠銀子，叫我們找教師去打蕭恩。

丁 郎：哦，是找教師打蕭恩哪？

四打手：對的。

丁 郎：打出禍來了呢？

四打手：自有郭先生担戴。

丁 郎：有郭先生担戴那就好說。——銀子呢？

四打手：在這裏。

丁 郎：把得我；(收銀)你們去找“他”！

四打手：“他”？他是哪個？

丁 郎：“他”者我也！